

古人如何庆祝腊月?

腊月里,古人庆祝收获、祭祀“神灵”,也在这时辞别旧岁、迎接新年。这些活动,逐渐演变成不同的民俗节日。

周代,在季冬举行祭祀农业神的大蜡祭。大蜡在不同朝代的名称不同,夏代称嘉平,商代称清祀,到了周代,定名为大蜡。《礼记·郊特牲》说:“天子大蜡八……岁十二月,合聚万物而索飨之也。”意思是,天子在十二月举行大蜡,祭祀八神,感谢它们赐予人间万物。

春秋时期,孔子曾作为蜡宾,参加了鲁国的大蜡祭。可能是触景生情,他发出了“大道之行也,天下为公”的著名感叹。还有一次,子贡(孔子的弟子)在大蜡仪式上观礼,孔子问他有什么感想,子贡很不解地回答说:“整个国家的人都欣喜若狂,我实在不明白他们在高兴什么。”孔子告诉自己的弟子:“百姓们辛苦了一年,大蜡才能高兴上一

天。你是不能体会他们的快乐的。”接着,孔子又说了一句:“一张一弛,文武之道也。”一张一弛这个成语,也和大蜡有关系。

汉代,大蜡改称腊,有正腊、腊日等不同名称。祭祀范围从农业神,扩大到祖先;举行的主体,也从朝廷扩大到民间,腊日成了公众节日。东汉蔡邕的《独断》中就说:“腊者,岁终大祭,纵吏民宴饮。”汉代,腊日也是团圆的日子。

腊日(每个朝代腊日的具体日期不定,汉代为冬至后第三个戌日,即与冬至相隔大概三十多天),官员们会得到朝廷发放的丰厚年终福利。《汉官名秩》记载,大将军、三公这样的高级官员:“腊,赐钱各三十万,牛肉二百斤,粳米二百斛。”另外,特侯赐钱十五万、卿十万;中黄门、羽林、虎贲士这样的低级官员也有赏赐。

和孔融让梨类似,腊日赏赐中

还有一个“甄宇让羊”的故事:每年腊月,朝廷都会赏赐众位博士(类似现在的教授)每人黄羊一头。但是羊有大小肥瘦,博士们虽然平时文质彬彬,到了这时也不免要计较一番。为了公平分配,有人建议把羊杀掉后分肉,有人建议用“投钩”的方式抽签。只有甄宇不动声色,默默牵走了最瘦的一头羊,其他人见状都不好意思再挑肥拣瘦了。

唐代,腊日的节日气氛更浓了(冬至后第三个辰日为腊日)。全国放假三天,从朝廷到民间都有庆祝活动。朝廷腊日赏赐的内容也发生了变化,从汉代的米肉之类,变为冬季护肤品和保健品、年画年历等。

腊日的另一项重要活动是围猎。这当然是贵族和官员们才有的特权。刘禹锡任连州刺史时,一年腊日在西山观看围猎活动。他看到人们在道口支起罗网,把猎犬赶到山腰;又挥舞大旗、敲击铜钲驱赶

野兽,受惊的鹿时不时慌张地跳出来……这天的战果丰硕,猎人们的马鞍上挂满了猎物。

百姓们则有酿制腊酒,腌制腊肉、腊鱼的习俗。饮腊酒的句子在唐诗中比比皆是,白居易就曾在除夕品腊酒之香:“晰晰燎火光,氲氲腊酒香。嗤嗤童稚戏,迢迢岁夜长。”

南宋,由于腊赐、围猎等仪式离老百姓太远,加上日期每年都不一样,腊日在民间的流行度逐渐降低。《梦粱录》虽然记录了腊日,但只提到它在“自冬至后戌日,数至第三戌”,没有提及相关的民俗活动。倒是腊八节、小年,有大段记载。

明清时期,古老的腊日,从节日名单中淡出。到了清代,人们连腊日的来龙去脉也说不清楚了。但腊日的一些习俗,如祭灶、放爆竹、贴春联、团圆等,后来融合进小年、除夕中,以新的方式继续存在着。

(据《北京晚报》)

◎文化趣谈

诗词里的火炉



要说起最喜欢火炉的古代诗人,估计非白居易莫属。这位生性豁达的乐天居士,一到冬天,简直一刻也离不开火炉。看,他回忆里有火炉:“忆昨腊月天,北风三尺雪……复此红火炉,雪中相暖热。”一个人独居、静坐的时候,离不开火炉:“小书楼下千竿竹,深火炉前一盏灯。”晨起的时候,需要火炉:“融雪煎香茗,调酥煮乳糜……酒性温无毒,琴声淡不悲。”用火炉做什么呢?除了取暖,老白还用它温酒、煎茶,煮加了奶酪的粥,熬粥的同时,还不忘抚琴一首。光看这些,就知居士是多么懂生活了。当然,朋友来访,更是离不开火炉、美酒的加持了,以至于千年以后,我们还在念叨着他的那首歌颂友情的《问刘十九》:“绿蚁新醅酒,红泥小火炉。晚来天欲雪,能饮一杯无?”

南宋诗人陆游对于火炉的贪恋,也不输白居易多少。尤其是年老体衰的时候,愈发地怕冷了,不得不靠炉火续命:“山路霜清叶正黄,地炉火暖夜偏长。”可是生活窘迫,买不起更多的木炭,炉火经常

是不到半夜就熄了,以至于被冻醒。起来想烧点薄粥吧,发现没米了:“地炉火死冻脚硬,欲作薄粥愁空枪。”后来条件好转,终于置了一间属于自己的暖房,有大大的围炉,足足的炭火,再也不怕过冬了。他在《新治暖室》中用轻快的笔触写道:“小堂稳暖纸窗明,低幌围炉亦已成。日阅藏经忘岁月,时临阁帖杂真行。”有了这膛红红的炉火,诗人闲时读书临帖,倦了小酌听雪,日子过得倒也有滋有味。兴致来了,还喜欢骑着小毛驴,到山野中走走,去村翁家里做客:“驴瘦童

都是知交好友,谁会在意这些呢?有时聊得兴起,忘了时间,回首一看,窗外竟已泛起了鱼肚白:“围炉夜语忘刻漏,吹灯晓色盈窗几。”

古代的男人们好在围炉前喝酒、下棋、吹牛皮,那女人们又会做些什么呢?其实也差不多,不过相对会温婉、文雅些,助兴的酒是必定要喝的,体己的悄悄话也是少不了的,但要说娱乐节目,或许她们更倾向于弹琴、唱曲儿这些文艺性、观赏性较强的活动。南宋女诗人朱淑贞,能文善画,通晓音律,才情堪比李清照,她的《围炉》诗,就记录了和闺蜜们围炉品酒、赋诗唱和的情景:“圜坐红炉唱小词,旋篝新酒赏新诗。大家莫惜今宵醉,一别参差又几时。”在古代,女人们甚少有机会外出,像这样能和要好的姐妹,聚在红红的炉火前,喝酒、聊天、唱曲儿的聚会,更是十分难得与宝贵。诗人或是感慨世事无常、身如浮萍,所以既是劝人,也是劝己,要惜取眼前,有酒且醉,谁知道下次再会,又是何年何月呢?

文/项伟